

救亡文叢之六

抗戰與救亡工作

錢俊瑞 著



救亡文藝之大

抗戰與救亡工作

錢俊瑋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

救亡文叢之六
抗戰與救亡工作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漢口交通路

著
者

錢
俊
瑞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

小序

感謝仲實兄替我收集幾篇短文，『湊成抗戰與救亡工作』這本小冊子。這幾篇零星的短文包括我從八月到十一月對於抗戰局面的估量和救亡工作的實踐的一部份文稿。這些短篇正所謂東鱗西爪，沒有體系，沒有頭緒；然而從這裏我們却可以得出一個總的結論。結論是什麼呢？那就是：我們初期的抗戰在軍事上是失敗的，這失敗的基本原因在政治工作和民衆動員的不夠。我們對於抗戰的最後勝利是有堅定的信心的，這信心的基礎是在民衆救亡運動的開展和救亡工作人員能夠不斷地克服困難，糾正錯誤，來堅強抗戰的基礎。

當然，這小冊子遠遠不夠說明上面的結論。我希望在我以後兩個小冊子裏——『給救亡工作同志的公開信』和『救亡運動的基本問題』——能夠有較完整的闡明。

目次

- 一．軍事勝利的基礎在政治……………一
- 二．目前的時局……………八
- 三．抗戰進入新階段……………二〇
- 四．九國公約會議對我們有利麼？……………三二
- 五．剷除漢奸決不是技術問題……………四二
- 六．「準漢奸」論……………五一
- 七．寫給要求救亡工作的朋友們……………五七
- 八．救亡工作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六五

九· 遷鄉工作運動·····	七三
十· 開展內地的救亡工作·····	八一

軍事勝利的基礎在政權

從這次上海的戰事掀起了我們全線的抗戰以後，我們的飛機在不斷的展施神威，我們把上海的敵人打得個落花流水，同時東北方，我們又把商都 and 張北次第收復了，我們的大軍正在向察北和熱河挺進，做進一步收復我們整個失地的準備。

這些能告訴我們些什麼？這些軍事上的勝利首先告訴我們：我們過去唯武器論的恐日病者是整個的破產了，——我們的步兵是能打仗的，我們的騎兵是能打仗的，我們的砲兵也是能打仗的；而我們的空軍更加能夠打仗。他們不但能打仗，而且能打勝仗，能殲滅敵人。

於是，恐日病患者絕跡了，這實在是一件應該慶幸的事。然而不幸的，在另外一個極端却在蔓延着一種新的病症。這種病叫做「唯軍事論的虛驕病。」害這種病的人看到我們在軍事上有局部的勝利，便拍拍胸膛大喊道：「你看，只要我們有好的軍隊，有好的軍事佈置，不是我們就能打勝仗嗎？今天我們只要槍桿，只要飛機，別的什麼都不要。」這些好漢們在表面上雖然和唯武器論的恐日病者相反，然而在根本上他們和恐日病者有一個共同的錯誤，他們都以爲中國對敵人的抗戰完全是由武力來決定的。恐日病在看到自己武力不如人，所以就害怕敵人；虛驕病在看到自己的武力可以打勝仗，所以就以爲單憑我們的軍隊就可以制勝敵人。

這實在都是大錯特錯。我們應當老實指出，我們如果要用單純的軍事力量，擊毀日本帝國主義，那末我們不但沒有必勝的把握，我們終於會失

敗的。我們要問：阿比西尼亞對於意大利的抗戰爲什麼會失敗？我們說，這主要是因爲阿皇並沒有真正的解放民衆把全國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而決不是意大利毒氣的過於厲害。我們再問：蘇聯革命以後爲什麼能夠用殘破的物力和粗劣的武器，把各帝國主義的聯合干涉軍隊全部驅逐出境？爲什麼一九二六——二七年我們的國民革命軍能夠掃蕩雄厚的軍閥，完成勝利的北伐？我們的答案是：這主要是因爲自己政治的組織超過敵人，軍事力量和民衆力量完全打成一片的緣故。

老實說，今天我們中國要制勝日本帝國主義是有充分的把握的，然而這把握不僅是在軍事而且是在加強軍事力量的前提——政治。我們不必隱諱，我們軍事上的物質設備，的確確敵不過日本，因此從積極方面說，今天我們在軍事上的小小勝利，還不過是我們全面勝利的起點；而從消極

方面說，如果我們以這些軍事上的勝利為滿足，而不去開發我們真正可以制勝敵人的圍地，——政治的圍地，那末就會因為我們的虛驕而遭到慘敗。

我們可以不必隱諱的說，今天我們的政治的準備是遠遠的落在軍事的佈置之後，所以我們的軍事行動愈挺進，便覺得我們的政治工作愈不夠。同時，正因為政治工作的做得不夠，軍事的挺進就變得緩慢了，軍事上局部的勝利就變得沒有堅實的基礎了。所以我們在今天要大聲疾呼，我們不要將我們的注意局限於純粹的軍事行動吧，我們要把大部份的力量集中到政治的民衆的工作上去。

具體點說，在對外關係方面，我們應當憑藉着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堅決抗戰，團集全世界的友邦到我們的週圍來，我們尤其應當設法取得英美法諸國的諒解，增進跟蘇聯的友誼，保障我們可能從國際方面取得雄厚

的奧援。

在國內，我們應該在經濟上採取一切必要的措置，使人民的生活不致於因為抗戰而完全落空；尤其注意戰士家屬生活的保障，應該用政府的力量制止工商業的無故停業；應該遵照一定的計劃，獎勵國防的生產，這樣一方面可以消納大批失業的工人，一方面可以使廣大的勞動力，獻給保衛祖國的神聖事業；應該使全國的企業家明瞭，把他們平常所得到的利潤分出一部份來，維持職工大衆最低限度的生活，使他們能夠為整個民族的解放而出力，這是他們今天最光榮的任務。

特別重要的，政府和上層的金融業家和工商業家，在今天必須用完全民主的精神，把各階層的民衆，都組織起來，動員起來，更進一步武裝起來，使他們能夠到前方去效力，或者留在後方做一切急需的抗敵後援工作

。政府和金融產業家們今天所有的是雄厚的物質力量，而一切民衆團體所有的却只是人的力量。在今天當我們向敵人肉搏把敵人殲滅的時候，我們單有物質的力量是決不夠的，我們必須把廣大的人力和雄厚的物力配合起來，然後可以供應前方和後方一切的需要。如果在今天，政府當局和金融工商業家，只知道憑着一部份物質的力量，資助單純的軍事行動，那末這種軍事行動的開展決不能有堅實的前途，而全國絕大多數的民衆在抗戰期內只能做袖手旁觀的清客，和坐待犧牲的綿羊。這樣來求抗戰的勝利，那真是緣木求魚，而我們的失敗倒是必然的了。

站在愛國民衆的立場，全國至少有四萬萬的同胞在張開着雙手，向政府要求把各種各樣的抗敵後援的工作分配給他們做。他們今天甯願犧牲一切，不要錢，不要命，爲祖國的獨立解放而奮鬥，而拚命，他們今天痛感

着組織的飢餓，尤其是工作的飢餓，和武裝的飢餓。如果我們在這時候，還不能澈底開放民衆的組織，發動民衆的武裝，只想用兩百萬僱傭的素質不強的軍隊來和敵人決鬥，那末我們的前途可以說是非常慘澹的。

我們今天至多只能說已經發動了全線的抗戰，我們還沒有做到全面的抗戰。因為在軍事上我們固然是抗戰了，我們在政治方面的工作，還是差得遠。我們今天必須認清，政治上的動員是我們抗戰勝利的基礎，假如我們要用單純的不和民衆配合的軍事行動來包辦抗戰，完成抗戰，那是我們自己踏上失敗的道路。阿比西尼亞的慘敗已經警告我們不能再那麼做了。

目前的時局

一 還有悲觀的地步麼

這一兩個禮拜來，有一種陰暗的流言，像毒蛇一樣，爬上一部份市民的心頭；「我們又要妥協啦！」這流言在咬噬着人們心的深處，使人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和悽愴。

其實現在的時局可以說是進步的，開展的；不單這樣，局面的進步和開展還可能照幾何級數前進呢。無謂的悲觀跟浮泛的樂觀一樣，完全是多餘的。比方，前些時候我們在華北戰場上看到重要戰略地點的不斷失陷，就感覺到萬分憂慮。我們說，這樣的憂慮是應當的，但是如果因此而就悲

觀，就失望，或者對於抗戰的最後勝利根本失去了信心，那就不但是不必要而且是錯誤了。因為誰都知道，北方戰事的失利，主要是過去政治問題沒有好好解決的結果；「種瓜得瓜」，咎由應得，我們又何必驚怪？更何必悲觀？相反的，我們倒應當感謝今天軍事的行動，已經把瘡疤全部揭露了，這樣好讓國人認識清楚，同時及早惕勵，在政治與軍事上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完成抗戰勝利的條件。一部份舊有的瘡疤已經給敵人開刀去了，現在我們要趕快自己起來檢點其餘的瘡疤，自己來動用手術，使全身都健全起來；別讓敵人再來把連瘡帶臂都砍割了去。

再比方，前幾天我們看到美國政府對於中日戰爭的態度非常之卑怯，美國駐華大使甚至吃不消日海軍的一紙恫嚇，逃到軍艦上去避難。於是我全國上下就非常之憤激。我們說，這樣的憤激是應該的，然而如果因此而

對國際關係悲觀失望，甚至以爲我們的抗戰會因爲美國態度的消極，受到根本的挫折，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爲誰都知道，美國雖然是我們的友邦，牠畢竟是個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如果我們估計到英國和美國在世界上有嚴重的矛盾，估計到美國的財閥如摩爾根之流如何和日帝國主義勾結，估計到日美的貿易多於中美之間的貿易，特別是估計到美國金融寡頭決不願意我們中華民族真能澈底解放，那末我們對於美國那種毫無大國風度的態度，又何必驚怪？何必悲觀？相反的這種現象只能鞭策我們以後外交的重心應當移轉到真正同情於我們的國家民族上面，去移轉到各國人民大衆身上去，這樣我們才能透過各國人民的壓力，迫得各該政府不可能對侵略者讓步，對被侵略者狡黠。

一一 好轉是有來路的

剛才我們說，現在的時局是在進步，在開展，請問這種進步和開展到底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我們的答語是：

第一、是因為近幾年來世界上的侵略國家太兇暴了，在我們中國首先是受到日本帝國主義不斷的宰割和進攻。這使我們整個民族碰到了生死的關頭；不和敵人拚一死命，便是中華民族整個淪亡。

第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在法西侵略者的威脅之下，已經逐漸團結起來，構成堅強的陣線，在國內打擊那些破壞民主的勢力，在國際上打擊那些魚肉弱小的侵略者。這種團結一致的精神，推動了我們整個民族，建立起一條堅強的抗日民族陣線。

然而我們的進步決不是「來路貨」，也就是說，決不是單靠上面兩種外來的因素「輸入」的。因此

第三、使我們的時局有這樣進步的，主要的還是靠我們全國人民不斷的努力。在這幾年裏面，我們的當局在物質建設，尤其是軍事建設上，無疑的已經用了最大的力量了；而全國的民衆，從「九一八」到「一二九」民衆救亡運動的興起，在建立團結禦侮的心理基礎和組織基礎上，也盡了很大的任務。

第二個時期——從「一二九」到「八一三」抗戰爆發這一時期，在一般的意義上，可以說是我們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準備全面抗戰的時期。這個時期主要的特徵，就在以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爲目標；一切局部的抗戰（綏遠和北海的抗戰）都能收到團結國內力量的效果，一切內部的軍事行動（剿共，西南事件，西安事變）都能化干戈爲玉帛加強全國軍事和政治的力量。

三 目前時局的輪廓

八一三的抗戰開闢了一個光明的大時代，同時也使我們跨入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的唯一的「據點」是抗戰，抗戰的機輪運動規模愈大，運動時期愈長，那末中華民族的澈底解放就越有把握，而時局的好轉也越快越大。

現在我們正在這個時代的初期，時局的輪廓大抵是這樣：

第一、在軍事上我們已經和敵人發生全線的戰爭。最重要的戰場在華北，次要的戰場在上海，此外全國各地都受敵人海空軍的威脅和襲擊。華北的戰場可以分爲北戰場（津浦平漢兩綫）和西戰場（以平綏綫爲骨幹的晉察綏）。西戰場有最嚴重的戰略意義，而未來的中日大決鬥將在北戰場展開。我們在北戰場的抗戰，在前兩個階段是遭受失敗的。第一個階段以平津的失陷爲結束，第二個階段以滄州的失陷和保定陣線的削弱爲結束。現

在已進入第三個階段了，敵人眼見得在這個階段上將碰到空前的困難，所以想用大規模的政治陰謀，醜虜所謂五省獨立運動，來輔助他們的軍事進攻。我們相信在目前中國上下的政治覺悟之下，敵人的陰謀必然會粉碎的。

在西戰場上，第一個階段的戰鬥，我們是失敗的，這個階段是以北平的失陷做起點，以南口張家口和大同的失守為結束。這個階段的失敗是嚴重的戰略地位的失敗，它對於我們整個抗戰的局面，的確給以重大的困難。現在西戰場的戰事已經跨入第二個階段，敵人正在向晉北和綏遠乘勝進攻。然而敵人却碰到了堅強的釘子，板垣的主力部隊在平型關一帶，竟給我們英勇的第八路軍和一部份晉綏部隊，殲滅殆盡。這樣西戰場就整個地改變了局面，我們在那裏已經在勝利地展開游擊戰爭，使敵人疲於奔命。

在上海戰場上，無論從戰略和戰鬥上講，敵人是完全失敗的。從八一三抗戰開始到陣地移向吳淞瀏河一帶這個時期裏敵人的慘敗固然不必說它，就是在第二個時期，敵人儘管能夠登陸，能夠佔領吳淞寶山市中心一帶，然而敵人的消耗是遠遠超過這些。等到我軍移到第一條防線以後，敵人的陣地不但沒有寸進，損失却是空前慘重。所以關於上海的戰爭。我們從防禦戰的立場上說，我們無疑的是勝利的，至於敵人的到處轟炸，絕無戰鬥意義上的成功；相反的，牠在政治上只能益發增強我全國人民的敵愾，和國際上對於我們的同情吧了。

第二、我們在政治上也有顯著的進步了。首先是全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合作精神，已經有結實的基礎。從抗戰發生以後，全國民衆對於政府的信任已經達到空前的高度，同時因為軍事行動暴露出政治上種種弱點

，政府當局對於民衆也一天天真誠信賴起來。其次，全國各黨各派的合作，已經公開地完成了，這裏全國國民對於國共兩黨的合作抗敵，特別感到興奮。

當然，所有這些進步都是非常不夠的，然而基本的傾向是在向進步的路上走，這又誰能否認呢？

第三、抗戰一經發動，我們的國際關係已經大大地改善了。我們應當指出，今天我們的外交應當是三重的外交：我們核心的外交對象應該是蘇聯和一切弱小民族；第二重的外交圈包括一些民主的資本主義列強，即英美法諸國；第三重外交才談得上德意兩法西國家。這三重的外交關係有一個基本的底層，這就是全世界的人民大眾。我們只有盡量取得全世界人民大眾的同情和援助，同時在國與國間的關係上，能夠在遠東建立起一個中

蘇的軸心來，同時又努力增進與英法美諸友邦的關係，那末我們的外交將是勝利的外交。現在敵人獸性的進攻和轟炸，尤其是我英勇將士的浴血抗戰，無疑的已經贏得全世界人民的同情了。今天全世界的輿論都在斥責日本，英美澳等地的人民已經在發動抵制日貨運動，同時在催促各該國政府積極制裁日本。這樣，我們還能懷疑各國人民不能給我們以聲援嗎？其次，八一三抗戰開始不久，到二十一日中蘇兩國就簽訂互不侵犯公約。這個公約在消極方面可以表明我們中國反抗侵略的決心，保證以後決不可能再受什麼反共協定的勾引；在積極方面表明我們願意堅決的站到和平陣線方面，願意和蘇聯攜手，共同反抗侵略。只要我們的抗戰堅持下去，中蘇邦交更進一步的改善是沒有問題的，最近蘇聯大使的飛返莫斯科，就是進一步增進友誼的象徵。這樣，中蘇的軸心在慢慢的堅強起來了，再配合上全

世界人民對於我們的同情，我們相信我們第二重的外交對象英美法等國的態度必然會好轉的。至於德意兩國，尤其是意國，那我們的希望就並不大，牠們能夠對我們同情，那當然非常之歡迎，如其不然，也就算了；牠們能夠維持表面的中立，我們也就心滿意足。

總括說起來，從抗戰發動以後，我們在軍事方面，尤其是華北戰場上，雖然受到不少的挫敗，然而我們明瞭這種挫敗主要是政治上的失敗；同時最近上海抗戰的逐漸傾向於和民衆相結合，特別是晉北第八路軍的大勝利，已經指示出我們全面勝利的途徑。其次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我們都有進步了，國共的合作和中蘇關係的改善，就是這兩方面進步的標誌。此後我們應當用更大的努力，使政治動員的工作進行得更廣大，更深入。因為我們相信，只有政治動員和民衆組織的開展，才能保證我們抗戰的勝利。

在這一方面，我們是已經有了相當基礎了，今後的任務就是怎樣使這個基礎更加堅實，同時，在這基礎上面，建築起一座適應於長期抗戰的機構來。

抗戰進入新階段

一部份同胞聽到太原失陷了，我們在上海近郊的部隊也全部撤退了，就表現出一種悲觀、失望、和頹喪的情緒來。有些愛國的熱情青年甚至抱頭痛哭，有些愛國的同時感情脆弱的老年人，也不免悲從中來，老淚盈眶。

我們要堅決的告訴這些同胞：你們愛國的熱情是可愛的，然而你們所抱的態度是不正確的。這種不正確的態度對於自己是無益，而對於國家民族却是有害的。我們明明知道，你們之抱有這種態度就因為你們具有一種完全錯誤的見解。你們大致以為：我們中國在這次抗戰中間已經，或者在

基本上已經失敗了吧。假如這樣，那末我們就應當指出，你們的見解就真是小兒的見解，你們自始就把一件最偉大同時也是最艱苦的民族解放事業看做比小孩拍皮球還要容易的事情，你們自始就以爲這次我們的抗戰，第一個月是我們開始抗戰了，第二個月就有無數的友邦來幫我們的忙，而到第三個月就有一個簇新的自由獨立的新中國屹立在天地之間，日本帝國主義也就應聲倒斃在刀光劍影之下！

朋友，天下是萬萬沒有這樣容易和便宜的「偉大」事業的，如果民族解放的偉業真是這樣容易，那末帝國主義的世界早就推翻，我們這些弱小民族早該享福了。從歷史上講：美國的脫離英國而獨立，是經過了七年血戰的結果；意大利的脫離奧國而獨立，也是經過了多年血戰的結果。而當時英國和奧國對於弱小民族控制和侵略的力量，比之目前的帝國主義列強

不知要差多少倍。此外，革命後的蘇聯經過了三年多的苦鬥，才把帝國主義聯合干涉軍隊趕出境外；而當年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世界大戰之餘，大部份已經精疲力盡。試想我們眼前的敵人，他們以多年的準備，動員他們最精銳的部隊和最新式的武器來向我們開刀，而我們要把他們趕出境外，却只需要一個月！那不是孩兒們的癡想是什麼？不是對歷史的嘲笑是什麼？

全國同胞應當完全肯定的承認：我們已經開始了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了，而這種偉大事業的完成，必須要經過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苦鬥。從蘆溝橋事件到現在還只有四個多月，四個多月在五年十年裏面還只是個小小的開端，根本說不上是抗戰勝敗決定的時期，更說不上是抗戰結束的時期。

從另一方面看，我們的抗戰却將從第一個階段進展到第二個階段去。

在第一個階段我們的抗戰有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我們在這個時期的抗戰是軍隊的單獨抗戰，而不是全民抗戰；是政府的單獨抗戰，而不是民族抗戰。結果怎樣呢？結果是我們在軍事方面，無論從戰略或是戰鬥上講，在基本上是失敗了。當然，我們在淞滬和晉北的抗戰已經換得敵人沈重的代價。特別是晉北的戰局已經開發了軍民合作抗敵的大門，孕育了新階段抗戰在軍事上能夠得到勝利的一切特點。

第二、我們在這個時期的抗戰在政治上打下了一些良好的初步的基礎。抗戰本身就是一架碩大無比的發動機，牠能推動着軍事的機輪，使軍隊和民衆武裝力量作必要的擴展和改善；推動着政治的工作，使政治的機構適應抗戰的需要，使民衆走上組織和武裝的大道；推動着國際的關係，使全世界人民能給我們同情和援助，使一切友邦能夠積極的站在我們一邊，

而對侵略者實施制裁。四個月來，我們在這方面的收穫怎樣呢？我們說，我們抗戰的發動在國內已經喚起全國的民衆，準備爲國家民族而犧牲奮鬥了；已經建立各黨各派初步的合作，開始中央與地方精誠團結的康莊大道了；已經打擊了一些漢奸和親日份子的思想和活動，使過去主戰者不敢言戰的現象，一變而爲主和者不敢言和，再變而正式公認主和者就是漢奸。特別是我們軍事上的失利使前線的將士和一些優秀的政治家痛感着軍隊和民衆配合得不好，痛感着過去政治工作和民衆工作的太不健全，因此急切的要求着政治機構和工作的改進，要求着民衆救亡運動的澈底開放和集中領導。我們相信，這些強烈的要求將是使抗戰能夠長此繼續下去，而且能夠使下一個階段的抗戰急激好轉的最積極的因素。其次，我們四個月來的抗戰在國際關係上已經有些什麼收穫呢？第一、全世界人民珍貴的同情已

經集中，在我們已經統一了的英勇抗戰的中華民族身上了。換句話說，我們已經打定了國民外交最堅實的基礎，由於各國人民的推動，友邦政府對我們的態度可能有更堅決的好轉。第二、我們在外交關係上已經由於中蘇互不侵犯公約的締結，完成了中蘇軸心的初步基礎；同時由於這個外交軸心的鞏固和擴展，可能推動整個國際關係的好轉。美國對我們的態度無疑的是好轉了，英國紳士雖然違背了他們本國人民的意志，依然在執行着對侵略者讓步與妥協的步調，然而他們妥協與讓步的限度是越來越小了。

總括說起來，我們前一個階段的抗戰在國內和國外都推動了急激好轉的機運，同時因為國內政治惰心的過重，使我們的抗戰只限於軍隊的抗戰，因之使我們在軍事上遭受嚴重的失敗。我們可以老實不客氣的指出，我們對於第一個階段的抗戰，沒有人有權來保證我們能夠獲得勝利的，有之

，就只有那些主張單靠軍隊抗戰的誇大狂者；同樣的，在今天我們對於今後的抗戰也沒有誰可以有權抱着悲觀和失望態度的，有之，也依然只有那些主張單靠軍隊抗戰的誇大狂者。不幸得很，這些誇大狂者已經失去了他們誇大的根據，因此對於抗戰也只能緘聲了。

一切主張全民抗戰和全面抗戰的同胞都會了解，因為我們在政治上準備工作的薄弱，我們在第一個階段的抗戰是沒有理由可以勝利的。同時我們都會了解，我們勝利的基礎已經從抗戰之中，尤其是從軍事的失利之中，建立了起來。現在抗戰的機輪依然在向前推進，我們相信，抗戰將向一個較有基礎的新階段上推進。這個新階段的抗戰有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我們在政治上可能有比較堅實的好轉，這種好轉將不單限於上層的機構，而且將及於下層；同時下層民衆的意見將更多的反映到上層。

民衆救亡運動將在比較統一的領導之下，作較有力的開展；開明的軍事領袖對於民衆更加『渴求』了，而民衆與軍隊的合作可能採取統一的坦白的方式加強起來。

第二、我們抗戰的部隊將有更統一更正確的指揮機構，軍隊的質量有較多的改善。配合着這些，我們在戰略和戰術上將把最現代的收穫（有些是從這次敵人那裏學習到的），和我們自己優秀的傳統融合起來，創造最鋒利的戰略和戰術。這些，我們在淞滬和晉北的戰役中，已經露了端倪。

第三、我們的國際關係，只要我們抗戰到底，只要我們有堅定和明確的外交政策，將有大大的好轉。世界將由我們的抗戰使一切和平的力量，團結起來，共同對付侵略；而目前的九國公約會議可能是和平的資本主義國家接受最後教訓的最後機會。

我們的華北大部份是淪陷了，我們的上海是失守了，然而廣大無垠的中華儘夠我們健兒來馳騁疆場，奮勇殺敵。蘇聯當大革命後，十四國的干涉軍隊已經兵臨莫斯科和列甯格拉，甚至當干涉軍進攻的時候，蘇聯還沒有建立起正式的軍隊，然而蘇聯人民堅苦奮鬥三年的結果，帝國主義的侵略部隊終於被他們攆出境外，而留在他們境內的是一個自由的和平的幸福的人類大家庭。

有人以為，今天我們軍隊的撤退是不足悲痛，可悲痛的是我們的抗戰可能立刻停止下來，而和敵人妥協。我們以為這種估計是不正確的，同時，誇大了這種估計而停下了應做的抗敵救亡工作，那就無異替敵人鼓吹「和平」。不錯，今天事實上有些漢奸在努力和解運動，有些買辦性的金融資本在表示動搖和妥洽，然而在基本上這些力量將被抗戰的鐵掌擊個粉碎

。我們不看見蔣委員長已經屢次鄭重宣言，此次抗戰雖至最後一兵一卒，還要抗戰到底，而「中途妥洽，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嗎？我們不看見全國民衆已經振奮起來，自身願意而且要求政府抗戰到底嗎？特別重要的我們不看見前線百萬的英勇將士，他們在承受壯烈犧牲之後，「無論如何，決不能接受日本方面的議和條件」嗎（英國的「孟徹斯德導報」語）？同時我們還不看見華北的戰爭局部的已經在新的基礎上開始急轉，任何力量也不能使當地的戰爭緩和下來嗎？此外，最重要的一點，即使我們願意停手不打了，而敵人却已公開聲明：「非打倒南京政府，非根絕國民黨的統治，決不能休」。（陸軍參謀部發言人語）「到必要時將進攻南京和漢口」（松井石根談話）。那末我們的當局和人民難道真願束手受縛，做亡國奴嗎？

一句話說完，儘管國內的漢奸親日份子在包圍和跳梁，儘管國際法西侵略國家拚命在遠東完成一個險狠無比的陰謀網，同時患得患失的帝國主義者正在勉力玉成一段調停的好夢，然而就我們主要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估量下來，我們的抗戰是不可能中途停止的。因此上述那種悲觀的論調與其說是一種善意的『杞憂』，還不如說是一種有害的成見。

另外一部份人却有一種無條件的樂觀論調，他們以為我們的抗戰無論如何必然是勝利的。不錯，今天全中國同胞都要有一種必勝的信心，而且我們堅決相信，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然而這種信心決不是根據算命先生的忠告，也不是依據劉伯溫推背圖上的預言，而是憑着敵我力量的對比，尤其是根據敵我的政治，經濟，社會機構的可能的變化。換言之，我們在主觀上所根據的不單是我們可能發動的人力物力的基礎，而且是根

據我們憑着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善於看出自己的弱點，和善於糾正原有的錯誤。如果我們今天經過了前一時期的抗戰，還不能從根本上改善軍事和政治的措施，還是維持着過去的「無民抗戰」，那末非但最後的勝利不能屬於我們，而且我們將自始至終，慘敗到底。阿比西尼亞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目前的會戰將從舊的軍事完全失利的階段跨出來，走向足以苦撐和可能部份勝利的新階段去。在這時候，我們一面要排擊消極的悲觀論者，因為悲觀論者的論調正像暗底咬嚙心靈的毒蛇；另一方面我們又要指責無條件的樂觀論者，因為這樣的樂觀論調，正像糖衣的毒藥，牠會把中華民族在甜蜜的「輓歌」中整個斷送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九國公約會議對我們有利麼？

(一)「原來如此」

當我們國內的輿論和外交的活動都傾向於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的時候，國聯的講台上忽然傳來一個「喜訊」，——澳洲代表勃魯斯(S. M. Bruce)在九月二十一日國聯大會席上演說，為要解決中日問題，他建議召集有關各國舉行會議，來代替國聯的中日問題諮詢委員會的任務。

「這大概就是我們所盼望的太平洋集體安全的開端吧？」我們的報章和雜誌都很欣喜地表示出這種意思來。然而驚異得很，不隔兩天日內瓦又傳來消息，說蘇聯對於這個建議，力持異議，牠以為「召集九國公約會議

一項程序，未免潛奪國聯的地位」。同時法國的態度對此也不很積極。於是大家就驚訝，就懷疑了：法蘇不是最能同情我們的友邦麼？爲什麼有人建議要召集我們所希望的太平洋會議（或九國公約會議）他們倒要起來反對呢？於是有少數「別有所見」的人們，就得意地猶笑：「你看，蘇聯又在搗什麼鬼！」然而再過幾天，哈瓦斯社又由日內瓦傳來一個電訊，牠說：「各國對於中日問題，原來抱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爲中國、蘇聯，紐西蘭各國所主張，謂當由國聯繼續討論這一個問題；一爲英國所主張，擬由國聯大會提出和太平洋問題最有關係的各國，會同討論。」

這樣，事情就見顯明了。第一、中國原來和蘇聯抱同樣的見解，牠們以爲中日問題如果要加以討論，國聯就儘夠討論；侵略者如果要加以制裁，國聯就儘夠加以制裁，這樣我們何必在國聯之外，另起爐灶？第二、這

個太平洋會議或九國公約會議是由英國主動發起的。英國爲什麼要發起這個會議？我們以爲：第一、當然因爲日本在華的進攻對英國本國的利益威脅太大了，因此牠不得不用較大的力量來制止。第二、英國對中日問題如果有所行動，牠必須得到美國的幫助，而美國並不是國聯會員國；所以牠必須安排一種機構，硬把美國拉在裏邊。同時美國是九國公約發起人，所以如果能夠召集九國公約會議，英國還可以把主動的責任讓給美國。第三、國聯如果正式承認日本爲侵略國，那就必須按照盟約加以制裁；然而英國對於中日問題只願調解，不願制裁。牠既然想要調解，那就必須把中日兩國拉在一起開會。日本雖然不是國聯會員國，却是九國公約簽字國，因此牠就發起召集太平洋會議或九國公約會議，把國聯丟開。

（二）前車之鑒

國聯大會在十月六日就根據了中日問題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一致決議由九國公約簽字國，和其他在遠東有特殊關係的國家密切合作，以協定的方式，結束中日的衝突。這樣，處理中日衝突的職權在實際上就從國聯移到最近要召集的九國公約會議上去。大會主席阿迦汗在十月六日把國聯邀請會員國中屬於九國公約簽字國的十七國政府公函都簽字了。

現在我們要指出這次九國公約會議有幾個積極的和消極的因素：

第一、九國公約會議比起國聯的機構來，唯一的優點就是美國在這裏不是個清客，而是個主腦。所以，如果歐美列強真個要對侵略者加以制裁，那末九國公約會議的確比國聯有較大的力量。然而第二、這個積極的因素可能給其他許多消極的因素完全抵銷。當然，這次會議一定邀請日本參加的，如果日本在事實真個參加這個會議，那末會議的結果決不可能產生

制裁，最多也不過是居中調解。其次，蘇聯在今天當然是我們最可靠的友邦，然而蘇聯是否被邀參加，至今還不見分曉。假如蘇聯不參加這個會議，那末未來的九國公約會議恐怕不單是一個調停的會議，還可變成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

最後，參加未來九國公約會議的雖然不限於九國公約簽字國，然而會議的本身終以九國公約為骨幹。可憐得很，九國公約本身只能算是一個道義的協定，牠並沒有多大的約束性，因此如果這次會議單是根據了這個公約得出些道德上的結論來，那末我們為什麼不堅決要求援用國聯的盟約，來厲行經濟和軍事上的制裁？

從這些方面看來，儘管九國公約會議的召集是更進一步表示英美之間的合作，然而就英國——會議的發起者——主觀來講，牠不過是要把調解

中日衝突的責任分一部份給美國，同時使國聯卸却責任，讓盟約所規定的制裁步驟和會員國應盡的義務完全落空吧了。

這裏我們必須鄭重指出英國紳士們在西班牙問題上所玩的一套把戲，今天他們頗想重新在中國問題上演出一齣。德意侵略者干涉西班牙共和國的問題爲什麼國聯不能解決，而一定要另外製造出一個倫敦不干涉委員會來「牽絲攀藤」，造成干涉的結果；要西班牙英勇的人民多流無量數的血？今天，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問題，爲什麼國聯不能解決，而要搬出九國公約會議來調解，使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兒女要多多犧牲？

我們願不願意使未來靠九國公約會議，重蹈倫敦不干涉委員會的覆轍？

(三) 我們的態度

我們的答覆，是我們千萬不能使牠蹈這樣的覆轍。我們今天並不反對

九國公約會議，相反的，我們應當運用各種關係使得這個會議變成集體安全的全的起點。因此我們對於這個會議的基本態度是這樣的：

第一、我們絕對拒絕任何調解的企圖和步驟。我們早已向全世界宣告，我們這次對日帝國主義的抗戰，完全是自衛的應戰，我們抗戰的目的是要恢復我們已失的領土和主權，維護世界的和平與正義。我們要和敵人抗戰到底，要和敵人算清一切的舊賬。這筆舊賬我們決不是從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算起，也不是從華北事件算起，起碼的我們要從九一八時算起，而最終的目的不但要求得中華民族領土主權的完整，而且要求得朝鮮和台灣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所以任何列強要以妥協為基礎，令我們以承認「滿洲國」為條件，或者是以恢復七·七事件前原狀為條件，而要我們停止抗戰，那末我們的答覆只有四個大字「絕對拒絕」！同時，如果今天還有人以

爲列強對中日問題的調解可能有利於中國，因而大大努力於「和平運動」，那末他不是糊塗虫，便是個頭號漢奸！

第二、我們在參加九國公約會議的問題上，我們一面要絕對堅持蘇聯的參加，另一面我們不怕日本和德意的拒絕參加。我們必須認清，縱橫捭闔的外交現在已經是過去了，今天的外交應該是「友其友而敵其敵」的外交。蘇聯是我們的友人，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一定需要蘇聯參加未來的九國公約會議。日本是我們的敵人，同時德意是我們敵人的同盟，我們就怕牠們以拒絕參加該會爲威脅，相反的，對付侵略者會議，只有盡可能排斥侵略者本身的參加，才能成爲貨真價實的會議。最近過去的尼翁會議就是明顯的榜樣。

第三，我們要求九國公約會議厲行對於侵略者的制裁。我們知道，這

一次的會議並不是嚴格的九國公約簽字國的會議，而是九國公約簽字國加上另一部份國聯會員國的會議，同時會議的召集是根據國聯大會的決定，並不是由九國公約的發起人美國來召集。我們在積極方面應當把這次會議看作美國和國聯合作的會議。所以我們應當要求九國公約會議根據國聯大會譴責日本侵略行爲的決議，和美國國務院指斥日本爲侵略國的聲明，遵照國聯的盟約，堅決實施制裁。我們再不要看紳士外交的扭捏，我們再不要聽類似倫敦不干涉委員會席上的美麗辭令！

我們現在在繼續浴血抗戰，而且我們浴血抗戰到底。有人說這幾天我們在上海戰場上的特別拼命是為了在九國公約會議席上爭些面子，這完全是敵人侮辱我們英勇戰士的鬪言。今天我們希望列強能制裁侵略，這主要的不是爲了我們，而是爲牠們自己；我們早已相信，對敵人的勝利一定要

用我們自己的血肉來爭取。我們對於本月底在比京召集的九國公約會議沒有過大的期望，同時我們對於牠的政治結果却要嚴重地警戒。

剷除漢奸決不是技術問題

近來很多人却在搖頭嘆息：漢奸如毛，真怎麼得了！前方的將士也逢人便說，敵人倒絲毫不足畏，漢奸的搗亂，確乎很麻煩。於是一部份人對於抗戰，便多少有些悲觀起來。

我們要告訴大家，這種悲觀完全是多餘的。從前種下了惡種，今天收下了惡果，這是可以說毫無足奇的事情。時局越緊張，這種惡劣的成果一定會表現得越露骨，所以我們以為，今天漢奸如毛的現象，畢竟能夠表面化起來，使人人都知道，這還算是一件好事情。不像從前事情本來已經壞掉了，可是，一向蒙在鼓裏面，做漢奸的在偷偷做漢奸，大家還當作他們

是要人和好人，這才是真正可怕的現象。到今天，這種可怕的程度已經減少了幾分，因為今天，我們都能人人自危，人人警惕，防備漢奸的陰謀搗亂，因此漢奸活動的可能，也已經減弱得多了。

話雖這麼說，我們距離根本解決漢奸的問題還遠得很。

在過去一個時期裏，因為漢奸的到處活動，累得一批人把所有抗敵後援工作的大門都關上了，人們要到前線去慰勞忠勇的將士，他們就對你說：「不成，你們中間難免有漢奸」。人們要到傷兵院去慰勞掛彩的弟兄，他們就對你說：「不成，你們中間難免有漢奸」。人們要到難民收容所去服務，他們就對你說：「不成，你們中間難免有漢奸。」人們要到內地去工作，他們也同樣的對你說：「不成，不成，你們誰能保證你們中間沒有漢奸呢」？

漢奸！漢奸！你們這些死有餘辜的東西，不但已經洩漏我們的軍事機密，破壞我們的防禦工程，擾亂我們的後方秩序，而且已經做成了一塊鐵字招牌，掛在我們一切民衆救亡工作的大門上面，阻攔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邁步前進。

因爲漢奸如毛而害怕漢奸，因爲害怕漢奸而拒絕千千萬萬大衆去參加抗敵後援工作，這就是今天少數恐日病者的弟弟——「恐漢奸病者」的主要心理。今天我們雄偉的砲火和飛機，尤其是我們浴血抗戰的英勇將士，已經把恐日病的病根摧除了，然而不幸得很，我們今天倒害怕起敵人的爪牙，敵人的奴才來。這在我們全面抗戰的今天，不能不說是一種恥辱。

毫無疑義的，過去因爲我們害怕敵人，敵人便得寸進尺了；今天我們要害怕漢奸，因而把民衆運動關起門來，那末我們不僅是因噎廢食，而漢

奸一定會更加多，更加橫行起來。這樣的做法，我們與其說是防制漢奸，毋寧說是助長漢奸，或者竟是製造漢奸。

漢奸也有種種不同的漢奸，然而大別之可以分做兩類：一類是闊綽的漢奸。他們真是誠心誠意替敵人當奴才，他們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憑着他們自身優越的地位，天天做着無恥的出賣民族利益的勾當；當這一類漢奸表現得最透澈的便是黃濬一流的人物。第二類漢奸是可憐的漢奸，他們因為生活的壓迫和平素民衆的漫無組織，同時經不起敵人和大漢奸的利誘威嚇，就去做小漢奸的勾當。吳淞一帶的漁民為什麼有少數人竟幫助敵人上陸？雜店附近有少數的農民為什麼竟跟敵人指引道路？極少數日本紗廠的中國工人為什麼竟幫助敵人構築工事，破壞我軍的交通？無可否認的，這些都是我們的恥辱，然而我們必須了解，這些可憐的漢奸還是由我們自

己造成的，我們平素對於他們完全沒有組織，平素對於他們的生活，完全沒有保障，這樣那能免得走上這條末路！

有人以為，漢奸固然可恨可怕，然而我們只要有很健全的除奸組織，只要有很精密的偵查技術，同時我們只要限制人民參加各種重要工作的門徑，那漢奸是不怕不消滅的。換句話說，他們把剷除漢奸的問題只當作一種技術的問題，只要防範技術上有辦法，那漢奸的根絕就有了辦法。

我們不能不鄭重指出這種意見在根本上是完全錯了的。我們知道，漢奸的產生本身就是政治上有所缺陷的結果。因為我們對於敵人過去沒堅決反抗的政策，所以在我們的軍事、政治、經濟機構內可能產生一批一批親敵的人物來，同時對於民衆反親日反漢奸的運動和工作，非但不予獎勵，反而加以阻難。於是大漢奸們就能搖頭擺腦，耀武揚威。就在這些大

漢奸的庇護之下，產生了一大批中級的漢奸幹部，這些幹部分散全國各地，替敵人收買小漢奸；而一大批一大批貧苦無告的老百姓，他們本來不曉得今天到底誰是天子誰是臣，更不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到底有什麼鬼花頭，他們所知道的只是怎樣可以過了今天，再設法過明天，於是他們就很容易上當，變成了今天往往給人家打得半死的小漢奸。

擺在我們面前的既然是這樣的事實，那末如果我們只是從枝枝節節的技術問題上考慮根絕漢奸的辦法，結果必然是原來的漢奸既不能掃數除盡，而新的漢奸却大批大批的產生出來。漢奸的產生既然是政治的問題，那末漢奸的剷除就不能是單純的技術問題。所以，我們認為要根本消滅漢奸，只有實行下面三件事：

第一、我們要根據抗戰到底的國策，立即厲行政治的肅清漢奸的工作

●換句話說，我們不僅在軍事的意義上肅清軍事間諜，更重要的，我們要在政治的意義上來肅清親日的傾向，誰都不能否認，在政治上的親日傾向是一切漢奸的營養劑，肅清親日傾向對於漢奸，就是一種釜底抽薪的辦法。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希望立即在政治的機構上厲行「肅政運動」，在軍事機構內嚴行「肅軍運動」，在經濟的範圍內要剷除大奸商。苛濬父子的槍決，以及上海某奸商的被處死刑，只能算是這種運動的開端，假如我們要抗戰到底，這種運動就非貫徹到底不可。

第二、開展民衆運動，加強民衆組織，是根絕漢奸的基本辦法。因為過去民衆沒有最強大的組織，因此民衆對於大漢奸的制裁，就缺乏了令其致死的力量；同時極少數的民衆就因為本身的散漫無紀律，在生活的壓迫之下，不幸做了小漢奸。今天我們只有開展民衆的組織，讓民衆參加一切

工作部門裏去，讓民衆在一切工作中間發揮他們碩大無比的力量，那末民衆做漢奸的可能自然會減少到零，就是有些奸徒，也就很容易的被民衆自身剷除了，根本用不到軍警去代勞。

第三、安定民衆的生活，這是使小漢奸完全絕跡，大漢奸找不到幫手的根本步驟。方才我們指出，小漢奸的產生一面是因爲民衆本身沒有組織、沒有訓練，而另一面就是因爲他們的生活根本成了問題，在平時，農民橫受了地主奸商和稅捐的壓榨，工人的工資根本維持不了自家的生活，一般小市民的收入也不夠贍養他們的家室。現在戰爭發生了，農民的田產更遭受了砲火的轟燬，工廠關門了，商店多數歇業或收縮了；農民的破產和工人職員的失業，今天已經成了普遍的現象。這些破產了的農民，失業了工人和職員，以及從戰區出來的難民，假如政府不能用適當的經濟政策，

把他們的生活安定起來，不消說後方的秩序會大成問題，而漢奸也就多了一大堆預備軍。這是多麼可怕的現象！所以如果我們口裏儘是說要剷除漢奸，防制漢奸，而實際上對於安定民衆生活的辦法——如有系統的救濟難民和失業工人，豁免農民一部份的捐稅，實行戰時生產計劃，厲行墾荒——不能立時執行，那末越說剷除漢奸，漢奸就越多。

漢奸問題委實是太嚴重了，然而漢奸問題的解決却不能孤單單的解決掉，牠必須從根本處著手，方才有澈底肅清的可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關起門來不讓民衆去工作，那只能助長漢奸，決不能消滅漢奸。

漢奸問題太嚴重了，我們希望牠不致成爲關上一切民衆救亡運動的大門的門閂，而成爲一條有力的鞭子，驅策我們去改善政治的設施，開放民衆的救亡運動，安定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

「準漢奸」論

漢奸是萬惡不赦的東西，這從政府公佈的新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已經可以得到法理的根據，然而今天國內還有不少準漢奸們在活動着，我們將怎麼辦呢？

什麼叫做漢奸？這已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凡背叛祖國出賣民族利益，洩漏軍情於敵人，在前方後方做破壞間諜工作者，都是十足的漢奸。什麼叫做準漢奸？籠統點說起來，在抗戰期內，有錢的不肯出錢，有力不肯出力的都是準漢奸。然而在這裏，我們一定要指出，有錢而不肯出錢的是比較主要的準漢奸，因為目前事實告訴我們，正唯有錢的不肯出錢

，甚至還要加緊向窮人括削，因而有力的就更加不肯出力了。

我們相信，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除掉極少數極少數甘心附敵、甘心賣國的而外，沒有一個人願意做漢奸或準漢奸的。一切漢奸和準漢奸的產生都因為我們過去的政策太軟弱，太妥協了，在這種政策之下，才養起一批親敵的官僚來，這些官僚（如已經槍斃的行政院祕書黃秋岳）實在是全國漢奸的總頭腦，敵人就運用他們的地位和權勢，在全中國佈置起一個可怕的漢奸網。

這些都是明白的事實，而且國人已經在設法擊破這樣的漢奸網。

現在所成問題的就是：我們對於那些準漢奸們該怎麼辦？在這裏我們必須指出，目前的準漢奸有三大類：

第一類準漢奸是少數對抗日軍事怠工的地方軍人。這些無知的軍人他

們並不是不知道愛國，然而他們把自己的地盤看得比整個國家的得失還重，把自己的實力看得比整個民族的利益還重，因此他們在抗戰之先，往往逃避抗戰，甚至拒絕或阻撓友軍的抗戰；在抗戰之中，他們就臨陣脫逃，做失地的將軍，甚至還替敵人當傀儡，他們在平時只知道拚命壓迫民衆，剝削民衆，一到戰時，就拚命拉夫徵草，所以在他們統治之下的民衆，就很少能自動地參加抗戰。華北戰事之所以到今日的地步，都是這些不知好歹的軍閥作祟的。

第二類準漢奸是些什麼人呢？這些人們平時是高居要津，作威作福，一到抗戰發動，嘴裏也哼着主戰的高調，而實際上對於抗戰的政治工作民衆工作，可以說完全怠工。現在只要稍有天良的人總已感覺到我們政治工作和民衆工作的落後，使我們的抗敵的軍事，受了無盡的挫折了吧。我

們不看見前方的軍事長官天天在嗟怨戰區民衆組織的完全落空？不看見後方的民衆天天在嗟怨不可能動員起來，爲國家效力？這到底是什麼緣故？這主要是因爲一部份負責政治工作和民衆工作的人，他們到今天還在害怕民衆，隔絕民衆，因此對於民衆運動還是採取一種包辦的方式，甚至還在不斷地禁止和干涉。包辦的結果必然是包而不辦；禁止和干涉的結果一定是民衆對國事的麻木和對當局的憤慨。所以一切阻止民衆工作包辦民衆運動的體系，在目前實在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大瘡疤，這個瘡疤的繼續存在，終於會使政府與人民之間越來越隔膜，使民衆參加抗戰的熱誠和可能，越來越微弱，如果這個瘡疤不立即割除掉，那我們對日的抗戰，是絕沒有勝利的把握的。

第三類準漢奸又是些什麼人呢？誰都知道，抗戰是必需大量的經費的

；同時根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這大量的經費當然應由真正有錢的人來負擔。然而不幸得很，五萬萬元的救國公債募到現在還只募到半數，而實際繳到的，還不到一萬萬元。這是爲了什麼緣故？這表示出中國金融資本和買辦資本對抗戰的怠工，他們到今天還想把抗戰的經濟負擔移到勞苦大眾的身上去。有些資本家把他認購的救國公債數目，分派到工人頭上，在發工資的時候，用救國公債來搭發。在內地縣政府在認定救國公債之後，又分交各區各鄉農民去負擔。而救國公債竟變而爲豪紳搜括農民的大好機會。我們相信，抗戰的經費還要由那些肚子餓得不能再餓，血汗榨得不能再榨的城鄉大眾來負擔，這不僅是太慘，而是在替敵人爲淵驅魚。事實不是已經告訴我們，在河南等省許多農民因爲負擔不起強迫抽收的救國公債和慰勞捐，紛紛入山爲匪，甚至變成漢奸的部隊。因此在負擔抗戰

經費的工作上怠工的金融資本、買辦資本和土豪劣紳們，還不是應受制裁的準漢奸是什麼？

——我們相信，所有在前線浴血抗戰的將士和在後方枕戈待命的民衆，都已深深感覺到上面三種準漢奸的可恨。我們今天一面要用最誠懇的態度向這些份子說服，使他們真正意識到民族利益超過自身的利益，推動他們改弦易轍，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三方面「戴罪圖功」，另一方面全國民衆應當用羣衆的力量把這些份子中的最不肖的給以最有效的制裁。

寫給要求救亡工作的朋友們

在過去半個多月裏，有一種現象最令人興奮的，就是絕大多數的同胞都在熱烈的要求救亡工作做，他們的職業已經丟了，他們的肚子天天有餓起來的危險，甚至已經餓起來了，然而他們滿不管這些，只伸着雙手向政府當局和抗敵後援機關，不要求錢，不要求飯，而只要求工作做。在前兩個禮拜，有七八個從閘北逃出來的青年同胞，他們不跑向難民收容所去，却一直跑到文化界救亡協會裏來，很直率地要求殺敵的工作，他們的房子都給燒了，他們家裏的人都離散了，然而們却毫不沮喪，他們却反而興奮地講着我軍英勇殺敵的情況，接着便用無限的熱情，說「給我們工作罷，

讓我們去砍死敵人罷」。那時在旁幹事的人幾乎都給感動得流下淚來，還有這麼一天，有幾十個青年到某處辦理救護事業的機關去要求工作，他們熱烈的在樓下等了兩個多鐘頭，後來方知道，樓上有幾位正在吸着雪茄，喝着汽水的主持人員，連他們的面都不想見一見，結果是傳下來這樣一條「令」：「這裏辦事人員已夠，用不到你們了」。於是這二三十個青年憤怒到幾乎要衝上樓去打人。

朋友們呀，中國有這一類使人感動得要流淚，同時憤怒到去打人的現象存在着，中華民 是決不會滅亡的。我們偉大的祖國有這樣可敬可愛的人民支持著，老實說，這使全人類都感到光榮的。

朋友們一定會陪着苦笑向我說：別只管自己慰藉自己吧，有了人沒有工作做，也是枉然的。對！今天的問題決不是缺人，而是缺少工作做的問

題。誰都感覺到，今天前和後方對於抗敵後援工作的需要是非常龐大的，同時對於這種需要的供給量也非常龐大的，然而今天需要和供給却脫了節，因此造成『有人無事做，有事無人做』的怪現象。這種怪現象是可詛咒的，牠對我們抗戰的前途蒙上一層陰暗的黑影。

於是大家都懷念起一二八淞滬作戰時蓬蓬勃勃的氣象來，大家都說，目前的民衆工作，和一二八相比，可差得遠了。

這是不事實呢？是的，一二八時那種軍民交流，民衆有種種可能參加前方和後方工作的情形，至少在今天我們還沒有見到。可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而灰心。我們必須指出，一二八和現在有一點最大的不同，在一二八只是淞滬部隊自動的局部抗戰，而今天却是在中央有計劃的指揮之下發動的全線抗戰。在不同的軍事政治條件之下，民衆的抗敵後援工作也就具備了

不同的方式。在一二八的時候，民衆救亡工作自發的成份多而統制的成份少，在今天則統制的成份大大的阻難了自發的開展。這裏當然有極大的缺點，然而如果我們估計到今天我們全國軍事和政治的條件比五年前已經進步了好多倍，如果估計到我們以後的進步能夠更快而且更加全面，那末，我們就不會因爲今天各種脫節的現象而失望，相反的，我們將以更堅決的信心和更艱苦的努力，來爭取更大的進步。我們應當認清，今天那種『有人無事做，有事無人做』的現象，決不僅是枝節的技術問題，而是整個的政治問題。因此我們要消滅這種不良的現象，也決不是少數人的談判接洽所能奏效，而必須以大衆集體的努力去爭取。我們相信：在抗戰長期繼續下去的情形之下，只要民衆能夠以正確的方法去爭取，工作的大門一定能夠逐漸打開的，而全國的民衆一定能夠在工作開展的過程之中更加強固起

來的。

根據這樣的了解，我們應當指出目前有一部份朋友所犯等待主義的毛病，的確是非常嚴重的。有些朋友天天在等着人家分配給他工作做，然而他並不想到參加有力的集團生活，再用集團的力量，向黨政機關和一切抗敵後援機關爭取工作去。他們更想不到，一切抗敵後援的工作都得由自身去創造，去開闢，他們認為和隔壁鄰家談談時事問題和防空防毒常識決不是工作，只有開會和上前線去才是工作，他們不知道利用各人的職業和社會地位，設計和創造對他們最適合的救亡工作。而只想千篇一律的做人家在做的工作。這裏我想告訴大家一個典型的例子，有兩位文化界的朋友曾經天天向人家要求工作做，他們罵人家不給他們工作。有一天人家請他們去組織衙堂裏的居民，先在他們住的衙堂裏辦一個壁報。他們當天就回去

了，第二天跑來的答覆是什麼呢？他們說：「不成，這樣做去，假如敵人把租界佔領了，看見這個壁報，不就會知道我們是住在這個衙堂裏嗎？」

朋友們，你們千萬不要把上述的例子看作一般的情形，不是的，這兩位朋友只能算是絕對少數的口頭上空叫工作，而實際上不願工作的極端的標本吧了。然而在這裏我們却不得不向一切要求工作的同胞指出：第一要停止我們公洞的叫喊，今天的救亡運動已經進入嶄新的階段，在這時候，一切抗敵後援的工作都要求具體，要求實際，今天開會決不是工作，而募集一雙布鞋則是重要的工作。第二、再不要等待人家分配工作給你吧，工作的大門是要大家用集團的力量來打開。同時工作的園地又須要由自己去開闢創造。第三、再不要做千篇一律的工作吧，我們要發揮各個部門工作的特殊性，文化界的同胞要着重做宣傳和教育大眾的工作，而不要只想組

織便衣隊；婦女界的同胞，可以多做些慰勞救護和教育婦孺的工作，而不要只想衝前線去當義勇軍；在職業界的同胞可以多做些探查奸商，抵制仇貨和防制資本逃避的工作，而不要只想去當看護等等。

最後，我們要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最近有許多朋友都在要求回到內地去工作，要造成一個還鄉工作的運動，這個運動是非常重大的意義的，牠一方面可以解決上海人力過於充斥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將抗敵後援工作的種子撒佈到全國各地。關於這點，我們一面希望政府當局能夠立即統盤籌劃，積極領導全國民衆的抗敵後援會工作；同時希望各界同胞立即和各個抗敵後援團體尤其是各地同鄉會去接洽，發動一個大規模的還鄉運動，進行各種各樣的切切實實的救亡工作——如改良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提倡節約運動，勸募救國公債和救國捐，勸獻金銀飾物，推廣戰時常

識教育，提高民衆自衛力量等等。

救亡的工作是多得很，救亡的人力是大得很。只有龐大的工作和龐大的人力結合起來，才能保證抗戰勝利的前途；同時也只有憑着人民自身的爭取和創造，才能使工作和人力結合起來。

救亡工作理論與實踐的脫節

——空談與事務主義——

現在救亡工作中流行着兩種極端相反的作風，一種是空談，另外一種就是盲幹。空談的人只講理論，不求實踐；盲幹的人只管實幹，不管理論。空談理論的人的存在，好像只有一個孤獨的腦子；只管盲幹的人的存在，好像只有「毫無所措」的手脚。在生理上，我們決不能只有腦子，而沒有手脚；也不能只有手脚而沒有腦子。同樣的，在工作上我們決不能只有理論而沒有實踐；也不能只有實踐而沒有理論。今天在工作人的生理上講，似乎有頭腦和手脚脫節的現象；在工作的本身上講，就存在着理論和實

羅脫節的現象。

所謂理論就是實踐的經驗構成了一種體系。理論是從實踐產生出來的。今天的理論就是過去人類實踐的經驗，被組織化了的結果。理論之所以能夠指示我們今天的實踐，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同時我們之所以必須時時刻刻在理論修養上用功夫，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正確的理论，牠本身就排斥不着實際的空談，因為牠本身就是千千萬萬人們實踐的成果。因此只是空談，而不肯實做的人，儘管地談得如何美妙，如何動聽，我們永不相信他真正了解了正確的理论；因為正確的理论之中，就根本沒有空談的份。

大概知識份子總比一般勞苦的大眾「聰明」些，他們往往在他們的頭腦裏面改變他整個的世界。越是安閒，越是不接近大眾的知識份子，他們

越感覺到改變世界的容易，因此也越感覺到他個人的「偉大」。同時他們也就「聰明」，他們往往陶醉在理論的研究中，因為用較少的力量，得到人們千萬年的經驗，這是「聰明」人最值得做的便宜事情。

然而「搭便宜」也不頂容易。師範學校出身的學生懷着滿肚子的教育理論，往往做不了一個好教師。前人的經驗不跟自身活生生的實踐配合起來，那末理論終是理論，生活還是生活，根本碰不到頭。這說明了爲什麼有許多「優秀」的理論家，他們的實際的生活和工作同他們嘴上所說的理論會相差十萬八千里；同時又說明了爲什麼無情的歷史，終於會把這些「優秀」理論家拋棄掉。

我們見到許多具有正確理論的人，因爲他們不參加實踐，他們的理論就一天一天歪曲起來，終於走到不可救藥的歪道上去。關於這點，我們讀了

蘇聯黨案中拉狄克的供辭就更加明瞭。拉狄克是個有深厚理論基礎的人，然而他終於做出背叛社會主義祖國的勾當來。讓我們看他的供辭：『我在重新走上鬥爭道路的時候，已經不信任托洛斯基這一思想系統，我之所以重新走鬥爭道路，是因為我被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所遇到的困難嚇倒了。這不過是證明，只在理論上承認可以建設社會主義，要比具備那些始終與黨一塊走的人所特具的那些堅強剛毅精神，是容易些，相信理論本身，而同時卻不相信領導幹部，或者不十分相信他們，相信理論而同時卻與這種幹部沒有聯系——那末這種理論本身，就是死的東西，牠祇是一種理論的觀點，而不是實際的觀點。正在這一點上，我就失足了』。（見南京中蘇文化協會譯「托洛斯基派危害蘇聯案」頁三八八）

把拉狄克失足後的悲哀和一般空談理論家的矜誇互相對照，我覺得是世

間一幅最淒涼的圖畫。

但是我們所要指出的還不單是這一點——關於理論家的本身這一點。更主要的，我們要看這種作風的政治結果。在這時代裏，一切法西斯侵略者的陰謀是毒辣的，他們最願意引起我們民族的分裂。而在今天，引起分裂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一般羣衆的不滿情緒，使整個的抗戰陣線破裂，敵人早已佈置這樣的諸謀網。而我們有一部份空談的理論家客觀上就會做成這個陰謀網的俘虜，敵人最希望在中國立刻製造一個「克羅斯泰特暴動」(Kronstadt Rebellion) 而中國的確有這樣漢奸性的政治集團，在努力扮演蘇俄當時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的任務，利用大衆的不滿情緒，擺出「左」的面貌，促成這樣一個暴動，便利敵人的進攻。這是理論上的糖衣毒化政策。

積極地指出目前工作的不夠是能夠推進我們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反之，只是消極的謾罵和指責，只是迎合一部份空談者的心理，加緊對內的矛盾，那至少在客觀上會變成敵人的工具。所以我們希望文化界一部份專研理論的朋友以後能夠多多實踐，多多研究實際的問題，對於目前的工作，多多加以冷靜的分析與批判，這樣他們的貢獻，實在是最可寶貴的。

現在，我們要說到第二種作風——事務主義的盲幹的作風。我們深深了解這種作風的來源和苦衷。在客觀上，局面的確推進太快了，工作需要的人力太大了。然而幹部人材缺乏得很，於是事情就集中到少數人身上去，「兼差」就成爲普遍的現象。這樣的結果，這些工作人員當然只能一天到晚的幹，而抽不出想的時間來。再加上主觀上過去手工業的作風（不能實行廣泛的分工），和一些關門的態度，（不肯放手把工作分給人家做）

自己身上的事情就越聚越多，越多就越做不開，結果：人乏了，事情也做不起來；而新的幹部却等不來！

這種官幹的作風對於抗敵後援工作的推動，實在是一個大障礙。官幹的原意要多做事，然而這樣幹法，事情是多幹不了的；官幹的人刻刻在盡恨幹部太少，然而這樣幹法，幹部是不會增多的。

今天多數人都在叫忙，忙個不了！為救亡而忙是可佩服的，然而忙而至於亂，那就壞了。因為這不但壞了他的身體，壞了你以後發展的前途，而且把整個的救亡工作都弄糟了。在這裏，我們具體向所有忙於救亡工作的同志，提出下面幾點具體建議：

- 一、每天至少分出兩小時閱讀書報；
- 二、每星期至少要和同事和朋友，討論時事問題一次；

三、每天早上先把當天的工作計劃一下，把時間大致分配好；

四、每隔三天一定要和同事和朋友，檢討三天內的工作；

五、盡可能固定在一種職務上，不要時常掉換工作；

六、盡可能不兼職，以一人一職為原則。

七、放開手來分給人家以工作，絕對拋棄「只有自己做得好」的態度。

因為只有這樣事情才能做得開，新的幹部才能培養起來。

總括說一句，手和腦的合作，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在主觀上是保障我們順利開展工作的強有力的條件。

還鄉工作運動

這一個月來，我們英勇的將士和猛烈的飛機大砲已經把一種卑劣的病症——「恐日病」粉碎了；我們在下一個時期的工作，就要進一步組織起民衆的力量，來粉碎一種更加可憐的病症——「恐漢奸病」。

今天「漢奸」這兩個大字已經變成了一塊萬靈的盾牌，阻擋住一切羣衆的組織和工作。前方的工作固然因為要防制漢奸的關係，不讓民衆去參加，結果前線的將士都在嗟怨我們民衆對於戰爭的幫忙太少，而大批大批的漢奸，依然因為沒有羣衆有效的制裁，大大的活動着。在後方呢，也是一樣，因為要防制漢奸，便什麼法律都限制大衆去參加，結果民衆因為沒

有積極工作的機會，便無從好好組織起來。同時誰都知道，羣衆如果本身沒有組織，再加上生活的壓迫，是很可能走上莫名其妙的的路上去的。於是我們一面天天在憎恨漢奸，却是一面却天天在製造漢奸的預備軍。

前幾天我們在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所召集的各團體代表聯席會議上，根據文化界救亡協會常務理事會的決議，提出了一個『推行內地救亡工作方案』。我們因為看到第一戰事的擴大，使得後方工作的重要性越發增加，第二集中在上海的人確有把一部份分散到內地去開展救亡工作的必要，於是就擬就了一個工作的方案，要求由領導的民衆團體會同黨政當局執行。在這方案裏面我們建議本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應當特設一個『內地救亡工作指導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登記所有要往內地去工作的人們，（不是避難的難民），將他們組織起來，加以適當的訓練，再介紹到各地

去工作，委託各地的當局和民衆團體監督他們的工作，這個指導委員會的人員應當包含本市黨政軍當局，各地方領袖，各同鄉會負責人，各抗敵後援團體負責人，以及鄉村服務的專家。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些朋友就搖着頭，啜着嘴唇說這事真有些困難。爲什麼呢？又是漢奸問題，誰能保證我們介紹出去的工作人員個個都靠得住呢？

這問題是不是值得我們顧慮？毫無疑義的，我們萬分應該，而且萬分必要研究這個問題，我們要用最有效的辦法來防制漢奸混入我們內地工作的陣營，到後方搗亂去，然而我們却千萬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因爲害怕漢奸而不敢去開展民衆的組織，充實民衆的力量。因爲我們知道，我們民衆越沒有組織越沒有力量，漢奸就越容易產生，而且越難於制裁。如果我們

民衆都能嚴密的組織起來了，民衆的生活都能得到相當的安定了，誰能相信我們還有漢奸如毛的現象發生？

在這樣的考慮之下，我們一面希望當局能夠盡量動員後方的民衆，參加到各種抗敵後援團體裏面去，同時還要有鑒別的動員上海一部份工作人員到內地去，推進各種抗敵後援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們希望各個民衆團體要積極提高自己的警惕性，檢查他們的成員之中到底有沒有害羣之馬，在裏面搗鬼，根據最近兩禮拜的情形看，我們介紹出去的工作人員中，的確已經發現了一兩個不大可靠的人員，因而累得軍警機關着慌，更加把還鄉工作的路關塞得緊緊了。有些年青熱血的朋友，他們的心地是坦白的，他們的動機是純潔的，然而因為他們的舉動有些反常，有時簡直不合情理，於是給人懷疑了，這種情形雖然不容易避免，然而我們應當盡量糾正。

要加強我們的警惕性，要嚴格檢查我們還鄉工作的人員，同時要檢查我們自己的行動，這是我們第一點應當做到的。

第二、我們到內地去工作，工作的內容是無限的豐富，工作的方式又是多種多樣的，就工作內容來說，我們可以進行宣傳和教育一般大眾的工作，進行組織農民和城鎮市民的工作，同時還可以推動改良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辦理合作事業，協助辦理倉庫，實行戰時積穀，改善和糾正各地的保甲制度，防制漢奸的活動，勸獻金銀飾物，募集救國捐和救國公債，搜集廢銅爛鐵；協助當局辦理壯丁訓練，推行國民兵役等等。就工作的方式講，我們可以集體的還鄉，同時可以個別的到故鄉去，參加各種機關和原有的團體，進行各種各樣的工作。

然而今天些還鄉工作的朋友却機械得很。他們認為今天的工作只是宣

傳，所以他們規定的工作計劃多半只是些演講，活報，演劇等等，而沒有計劃到怎樣深入內地民衆的生活中去配合着他們的實際生活，發動和組織各種工作。在工作方式上，有些朋友，尤其是青年朋友，更加單純了，他們總想組織起一個什麼三三十人的團體，沿途工作，有些團體甚至計劃用一面工作一面走路的方式，巡行全國。這當然也是一種工作方式，然而這決不是唯一的工作方式，而且在今天說來，這種方式已經不能算是頂好的方式了。今天頂好的方式，倒是個人或是集合幾個人，有計劃地還到故鄉去，參加故鄉父老兄弟姊妹的實際生活，幫助他們建立各種抗敵後援的團體，進行許多實實際際的救亡工作。

第三、我們要談到介紹出去工作的問題。就今天的情形來說，要希望當局正式發動各地民衆，組織起民主的抗敵後援團體來，同時要希望本地

當局正式介紹要到內地工作去的朋友，取得工作上的便利，這大概還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情。另一面，由本市各種民衆團體出面介紹大家到各地去工作，事實上已經證明沒有多大用處。舉例來說，有個團體用了文化界救亡協會的介紹函件向蘇州當局去接洽，所得到答覆是：「我們不知道這個團體，最好請上海黨政當局介紹吧」。

在這種情形之下，工作的進行是非常艱難的。然而我們又不必失望，我們要想盡辦法來突破這個難關。就目前的情形說，我們如果能夠找到兩種關係，那末到內地去工作就可以減少許多困難。第一是同鄉的關係，我們要四面八方的找同鄉，尤其要請各地同鄉會的領袖介紹給本地的父老和社會領袖。第二，我們要請各抗敵後援團體負責人介紹許多私人的關係。比方說，我要到廣州去工作，我們就可以到文化界救亡協會，請他們介紹

幾個在廣州做抗敵後援工作的朋友；這樣，我一到廣州，就可以找到他們談，按照廣州當地的情形，決定進行工作的具體辦法。

這些雖然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然而只有這樣做去，才能得出一個整個辦法來。只是等待，那我們的門徑要愈弄愈少，而且要愈弄愈狹的。

九月，十一。

開展內地的救亡工作

最近許多朋友都在提倡還鄉工作的運動，有人就從旁指責，以為這種還鄉工作運動實際上是一種「逃難運動」。這種責難是完全不正確。第一、我們提倡這個運動首先因為我們內地的抗敵後援工作開展得太不夠了。最近許多朋友從鄉間來信，說一般農民和內地城鎮的市民，對於上海抗戰的實際情況簡直好像沒有知道似的，他們都只知道東洋鬼子可惡，只知道咬定牙齒要去殺死敵人，然而他們根本不明白現在敵人正在怎樣蹂躪我們，更不知道我們應當怎樣打敗我們的敵人。到今天為止，內地雖然也有些抗敵後援的團體了，然而這些團體有的不免由一部份豪紳把持着。大家都

知道，我們要做到抗戰到底，要爭取最後的勝利，我們必須把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全部組織起來，充實前方和後方抗敵後援的工作，如果我們單憑着常備軍跟敵人周旋，那末我們在軍事上局部的失利或將擴大為全局的失敗；就是我們軍事上暫時的勝利也或將變為慘敗的。就在這樣的要求之下，我們一面就希望中央當局要立即通令各省市當局，用最緊急的步驟和最寬大的態度，開展內地的抗敵後援工作；而另一面就希望上海一部份的朋友能夠有計劃的分赴各地，幫助當地的當局和原有的工作人員，建立各種救亡團體，推行各種抗敵後援的工作。

第二，我們不能否認，上海是全國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同時也是人材集中的場所。在上海工作的朋友，他們的責任不僅是推進上海一地的救亡工作，而且要領導和協助各地的救亡工作。如果留住在上海的朋友認為留

在上海有危險，就想離開上海到內地去，那當然是笑話；然而如果大家只願意死守着上海，而不顧到全國去開展工作，爭取全面抗戰更堅實的前途，那同樣不是好辦法。我們的還鄉工作運動，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我們的目的是要動員一部份的力量到內地去，撒佈救亡的種子，使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成爲銅牆鐵壁的堡壘。

最近兩個禮拜來一部份朋友已經出發到內地去工作了，這裏要特別提出的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他們已經把總會搬到南昌，在那裏計劃動員各省的會員，組織戰時農村服務團，同時出版中國農村戰時特刊，作爲向各會員建設和討論的機關。此外，他們還要在杭州設立一個中心，和建設廳密切合作，舉辦各種農村服務團工作。現在有許多朋友正在邀集各地的同鄉，磋商還鄉工作的辦法，我們相信，這些自發的工作必然會造成一個

巨大的運動。

爲使內地救亡工作推行得更更有系統，更有效率起見，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最近決定了推行內地救亡工作大綱。在這大綱裏規定，內地工作的主要內容如下：（一）協助改良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二）推廣小規模的倉庫，厲行積穀；（三）推廣識字運動，普及民衆戰時常識教育；（四）提倡節約運動，勸獻金銀飾物；（五）加強地方自衛組織，防制漢奸活動；（六）協助壯丁訓練，廣徵國民兵役；（七）協助建立各種抗敵後援組織（如運輸隊，担架隊等）；（八）廣募救國捐及救國公債。

這個大綱已經提交本市各界抗敵後援會，希望由本市黨政軍當局，和各處同鄉會各抗敵後援團體，各農村服務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員共同組織一個內地工作指導委員會，負責登記和組織內地工作人員，然後，介紹和指

導他們到內地去工作。

我們希望上海各界一部分的同胞，尤其是文化工作人員，立即自動地去找同鄉會的關係，以及各種各樣團體和私人的關係，設法到內地的城鎮上去，到偏僻的鄉村裏去，輔助各地原有的人員推進各種抗敵後援的工作。我們希望各位還鄉工作的朋友，在沒有出發前，就應當有一個具體的工作計劃，找到適當的關係。同時一到內地，我們決不要擺出一副領導者的架子，也決不要用什麼外來團體的牌子來壓人，讓人家討厭，或者敬而遠之。我們要誠心誠意的向當地父老請教，向當地的工作人員學習，我們要參加原有的各種機關和團體裏去做小小的一員，這樣我們才可以既得「地利」，又有「人和」，在推進救亡工作的時候，必然得到很多方便。

最後要說一句話：還鄉工作決不是逃難運動，因此我們必須有計劃，

有步驟，有聯系，有辦法；否則就會給人罵做如鳥獸之散，全無道理。